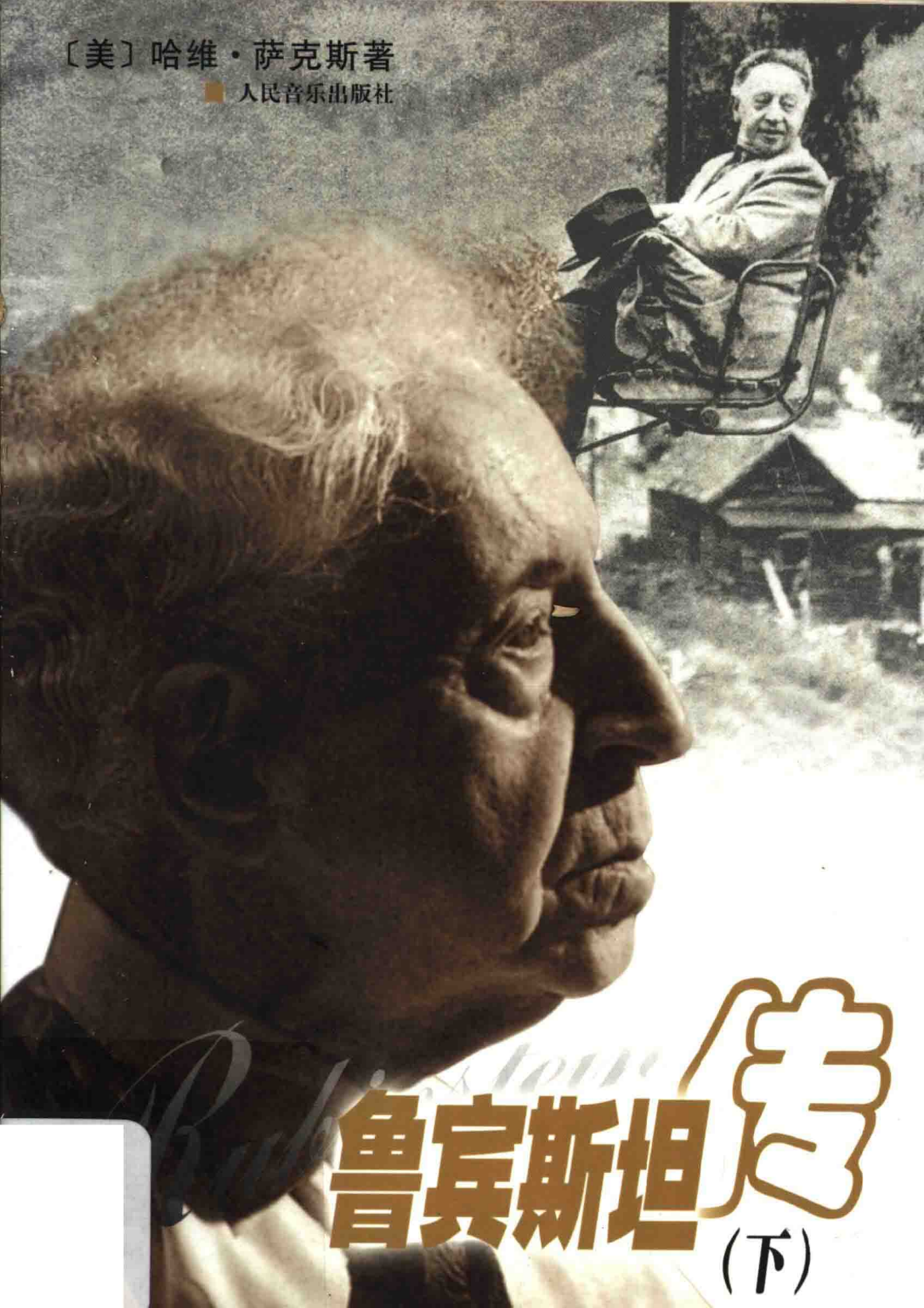


〔美〕哈维·萨克斯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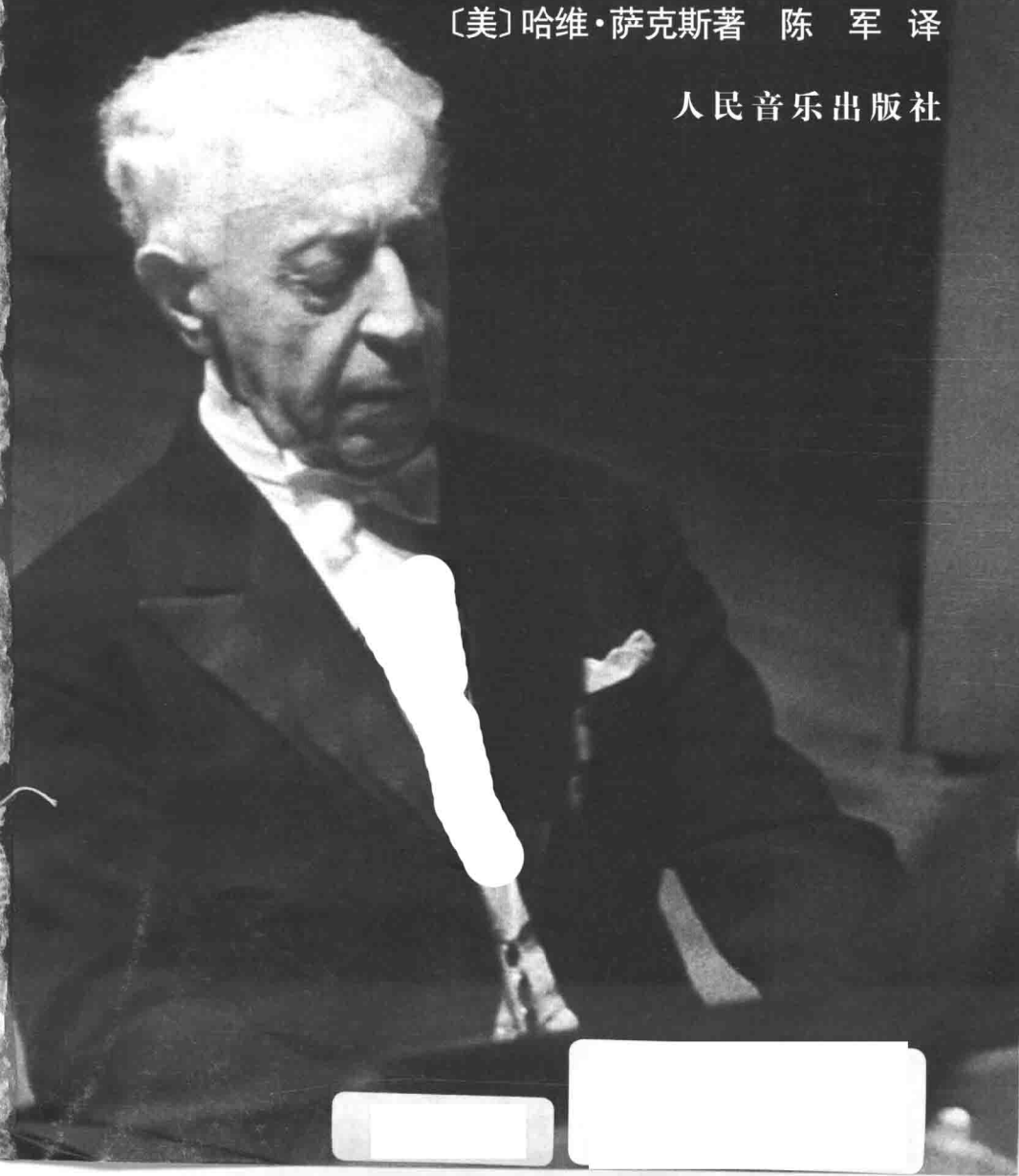
鲁宾斯坦传
(下)

鲁宾斯坦传

Rubinstein: A Life (下)

〔美〕哈维·萨克斯著 陈 军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目 录

结合和征服	(1)
“鲁宾斯坦”	(48)
战争年代和战后时期	(48)
家庭事务	(97)
声华卓著的岁月	(125)
晚 年.....	(167)
展现真实的自我	(185)

第二部分:录音遗产

录音遗产	(243)
鲁宾斯坦唱片目录	(290)
附录 I:鲁宾斯坦的商业性录影出版品	(337)
附录 II:鲁宾斯坦重新制作的钢琴纸卷	(339)
人名对照	(343)

结合和征服

1919年岁末,在马德里的一次采访中,一名记者引鲁宾斯坦畅谈了爱情和婚姻。

我所有的女人,我梦寐以求的可爱女人,我都喜欢。自然界中异性相吸的特征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但婚姻的念头令我恐惧。如果你有朝一日听说我已结婚成家,那么我一定是疯了。对艺术家来说,婚姻是一种灾难。我希望自己每天起床时都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准备去寻求新的刺激,结婚却意味着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东西。我观察过世界上所有已婚艺术家们的情况,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其中百分之九十八的艺术家都变得很可怜,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则不再是艺术家了。……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喜欢永不停息地积累生活中快乐的时光和永恒的东西,以此来补偿生活中失意的时刻。我不知道是否已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我喜欢在感情最热烈的时候向每一个女人和朋友告别,从不会等到不再着迷、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一些女人为了不可能实现的事



情,为了永恒的爱情而努力奋斗,但她们的执著最终只是消减了爱情的力量和对欢乐时光的回忆,这两者正是一个人的渴望追求的东西。两人能够彼此相爱多久并不是很重要,可是两人相爱的炽烈程度则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你可以爱一个人长达四十年,但是怎样去爱的呢?爱情神圣美好、惟一持久的部分,是最初三个星期狂热着迷和极度激动的情感经历,剩余的一切都是残羹冷炙。如果有一天在威尼斯毫无约束的你,有一位你梦寐以求的女性相伴,这完全要比权宜过着平淡无奇的婚姻生活值得。

数以百万计已婚的人对婚姻都有类似的看法,鲁宾斯坦也是如此。然而,1926年在华沙,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一场音乐会幕间休息时——此前他已和由姆雷纳斯基担任指挥的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他在化妆室接待了指挥家的两个小女儿(他共有三个女儿)和一个侄女,她们是来向他的演出表示祝贺的。鲁宾斯坦后来称她们是“美惠三女神(Graces),三名波兰美女。……个子最高、白肤金发碧眼的那位姑娘身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迷人的魅力,……她是我惟一注意的人,仿佛其他两个人并不在房间里”。

阿涅拉——内拉(简称)——姆雷纳斯卡是埃米尔五个孩子中最小的,“老大是万达,她嫁给了钢琴家维克托·拉本斯基,”内拉·鲁宾斯坦在许多年后讲述道,“她比我大十二岁,简直就是我的监护人;老二是布罗涅克——布罗尼斯瓦夫——他比我大八岁;老三也是个男孩,比我大六岁——费利克斯;老四是阿拉(阿莉娜),比我大四岁;再后面就是我了,我出生于1908年7月30日。我父亲有五个兄弟,他们都已成家生养了孩子,我们一共有十七个堂兄弟姐妹。我是

姆雷纳斯基家族中年龄最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内拉和大部分家庭成员住在涅门河畔的伊尔戈沃——自18世纪起,就属于她母亲家赫里塞维茨家族的一处立陶宛人的庄园。战争一结束,她父亲被任命为华沙大歌剧院的院长,该歌剧院是东欧最重要的歌剧院之一。大歌剧院的东厢房大多是作为歌剧院院长的寓所,内拉于1920年末或1921年初从伊尔戈沃回到华沙后就住在此处。很快她就进入科瓦尔奇科夫娜-雅沃尔科夫娜学校学习,这是一所著名的女子私立学校,她的姐姐阿莉娜也在此校念书。阿莉娜的一位朋友回忆了见到刚入学不久的内拉时的情景:“她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卷曲的金发梳成一对辫子。她脚穿一双毡制轻便鞋,身穿一件家纺的米色羊毛裙,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溜而过,径直撞入了我的怀中。阿莉娜经常满怀爱怜地说起她的‘小妹妹’,因此我知道这一定是她。显然,阿莉娜也早已对内拉提起过我,我们俩热烈地拥抱着,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终身的友谊就此确定了。”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就是哈莉娜·利尔波普,是华沙一名主要建筑师的女儿,杰出的小提琴家亨雷克(亨利)·维尼亚夫斯基的侄外孙女,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威廉·特罗谢尔的曾外孙女,指挥家阿特·罗津斯基未来的妻子。后来,当利尔波普回忆起十二岁的内拉时,她记得内拉“身材小巧,体态非常非常优美。虽未经过任何正规训练,但她舞跳得很好,而且她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芭蕾女伶。……我当时是渴望成为一名肖像画家或建筑师。滑稽的是,我们俩最终都从事了同一种职业,还互相帮对方找‘工作’”。

关于她渴望成为舞蹈家的志向,内拉·鲁宾斯坦在七十年后说:“我总是很懒惰,但颇有天赋,因此无论我做什么事,看来总是成效卓著。然而,在华沙对我这样的年轻女孩来说,生活是过于复杂化了。我要上学,要上芭蕾舞课,还要欣赏音乐会、戏剧和歌剧。我们



的生活非常丰富,已超出了我应该享有的生活圈子。例如,我应该坐下来好好学习数学,却每天去歌剧院,宠爱我的父亲还经常问及我对歌唱家们的意见。他们在客厅里歌唱,我的卧室恰好在隔壁,当我认为该温习功课时,经常会受到干扰。我根本不是个好学生。不知怎的,我处处吃力地应付着,虽然我有几门功课很好,可是数学等一类科目却很差。实际上,你甚至永远也无法学习,因为电话铃总是不停地在响——有人来要歌剧院演出的入场券——这就跟工厂差不多。”内拉的母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伊尔戈沃,因为她要负责那里的管理。当姆雷纳斯卡夫人不在时,照料在华沙的女儿们的事情就落到她丈夫身上。“然而,通常情况下似乎是女儿们在照顾他,她们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照管着歌剧院院长家中繁琐的家务。”哈利娜·罗津斯卡回忆说。内拉也持相同意见。“可怜的爸爸!”她说,“我们尽自己之所能努力帮助他。我十四五岁时就已作为女东道主替他在家中招待客人,为他开脱。斯托科夫斯基来访,或是巴克豪斯,或是巴蒂斯蒂尼,他们的来访需要有人接待,我们做女儿的不得不在场。另外,我的几位哥哥和堂哥——一大群男孩子总是满屋胡闹!不容易,但这自然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那些年里,阿莉娜和内拉过的是极为任性的生活,罗津斯卡夫人后来说,这种生活使她俩“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内拉·姆雷纳斯卡和鲁宾斯坦相遇时,虽然两人的生活阅历相差非常悬殊——她几个月前才刚满十八岁,他则已临近四十,而且自十岁起就一直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但他那天晚上在化妆室对她是一见倾心。他本希望内拉和另外两位“美惠女神”——她姐姐阿莉娜和她们的堂姐妹黑拉——陪他一起去参加他朋友斯坦尼斯拉夫和佐菲亚·伯恩斯坦·梅耶在音乐会后为他举行的晚会,但梅耶夫妇说她们还太小,不能参加。(“他们不想让我们去,是因为他们妒忌任

何接近阿图尔的人，”内拉说。)他对主人的做法非常生气，但又觉得不能有负于他们。第二天，他前往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参加音乐会演出，但他一回到华沙就打电话给希曼诺夫斯基，并且成功地“请求卡罗尔打电话给内拉·姆雷纳斯卡，问我们俩是否可以过去喝茶，”他说，(“那是真实的，”内拉回忆说，“他俩是一起来的。”)也就在这一次，他认为与自己近二十年前和莉莉·韦特海姆相会时的情况相似，“我们俩，内拉和我，彼此一见钟情。”(“是的，我记得，”内拉说道，脸上流露出表示赞同的微笑。)

不久以后的一个夜晚，内拉在罗兹出席了她父亲和鲁宾斯坦与当地管弦乐团一起举行的音乐会。次日早晨，在回华沙的火车上，“我们站在车厢走廊里不停地交谈着，第一次互相传递爱的语言。”鲁宾斯坦回忆说。内拉说旅途中她有“一种预感，我是真的爱上了他，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今后将要和他一起共度人生”。他俩同意第二天上午在肖邦纪念碑附近的公园见面。在公园里，他对她说想娶她为妻，但由于她还很年轻，两人的年龄也相差很大，令他有些犹豫。他以前从未想到要结婚，他说，但这种问题已出现过两次，那是他和两名英国女人之间的事情。(“他告诉过我，”内拉说，“其中一个叫帕梅拉或别的什么名字，但这些事情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建议他俩应该耐心等待，看看两人是否都已确认这是他俩真正需要的，结果她同意了。除了年龄相差悬殊之外，就两人所处的音乐背景，在艺术界运用自如的社交才能，对珍馐美食的喜爱以及出色的语言能力而言，同为波兰人的内拉和阿图尔是天生的一对。内拉能说波兰语、俄语、立陶宛语和法语，后来她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也能用德语交谈。

随后，鲁宾斯坦又离开华沙去外地巡回演出。几个月过去了，他和内拉都盼望收到对方的来信，但两个人谁都不想先提笔。“收不



到她的来信使我大为不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他又说：“如果我写信，我只有重复上次在公园里对她说的话。”她说：“阿图尔离去后从未给我写过信，他希望我写给他。我当时确实真心地爱着他，因此我想写信给他，但是基于多种因素我又没写。首先，人人都嘲笑我：‘瞧，内拉真傻——她相信阿图尔是认真的。’因为那时候即使在华沙，他身边总是接连不断地有女人相伴，所以我有点不想给他写信。”佐西亚·科汉斯卡则利用了他俩之间的误解，因为她对阿图尔仍怀有一种复杂难解的感情，与自己的丈夫相比，她更喜欢阿图尔。当她获悉阿图尔向小内拉·姆雷纳斯卡求婚的消息后，不禁萌生妒意。在那几个月里，有一次内拉的哥哥布罗涅克去了巴黎，当时科汉斯基夫妇也在巴黎，于是布罗涅克就前往拜访。布罗涅克“敬慕佐西亚和保罗”，内拉说，“他们在他看来就像是哥哥姐姐一样，他非常信赖她（佐西亚），可是她是个阴险的女人，她不应该得到信任。虽然他爱我也崇拜我，但是天真幼稚的布罗涅克却问她说：‘佐西亚，哎，你比我更加了解阿图尔，你认为他是真的喜欢内拉吗？因为她有时流泪，显得悲伤。’”喔，于是她就把此话对阿图尔说了，但并不是如实相告：‘你知道，姆雷纳斯基家的人想知道你是否会表明态度。’这话就像是一桶泼到他身上的冷水，因为此事本来就已使他觉得非常难堪了。”

这时候，出现了第三者——二十七岁的米奇斯瓦夫（也叫米乔或米特克）·明茨，他是位出生于克拉科夫的钢琴家，曾师从于布索尼，1920年在柏林成功地举行了首演。据熟悉他的拉本斯基说，明茨“才智出众，风度翩翩，……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是位不走运的律师），曾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求学，早年就在维也纳音乐界谋得一个合适的职位，但他追求的目标越来越高。他决意去美国试试运气，因此（1922年）他带了一笔不算太多的钱前往美

国。……好运伴随着他——仅在一个演出季节里，他就在所谓的‘大马戏场’上一举成名。结果这位青年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地回到家乡克拉科夫，人们设宴摆酒庆祝他的凯旋。我和他一直是朋友，早在他于维也纳演出初获成功之前就已相识，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经常在夏天来看望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去他家参加晚会。……碰巧万达的妹妹内拉时常来我们这儿做客，所以她就逐渐认识了明茨”。

接着，出现了第四者介入，确切地说应是重续旧情。阿图尔在巴黎时，保拉·梅迪奇也来到了巴黎。当阿图尔重返华沙时，他和内拉已整整一年没有联系了。虽然保拉也跟着他去了华沙，但他称这是与他的意愿相违的。他一到华沙，“不敢与内拉联系，……不知道我是否会受到欢迎。”他反而接受邀请，去英国大使馆参加了由马克斯·莫勒大使夫妇举办的招待会，鲁宾斯坦是在罗马结识莫勒夫妇的。与此同时，莫勒夫妇也邀请了梅迪奇王妃参加晚会——鲁宾斯坦事先不知道她要参加晚会，他说，因为他住在奥尔丁斯基家，而她则住饭店。但她打电话给他，要他护送她去参加招待会，他殷勤地答应了。“保拉和我进入招待会大厅后，我最先看见的人是埃米尔·姆雷纳斯基和他的女儿，”鲁宾斯坦说，“我的心变得冰冷……。他和我热情地握了握手，可是内拉却转过身去不理我。这是一生中我难得感到愁苦悲惨的少数几个时刻之一。”那天晚上晚些时候，鲁宾斯坦“几乎把内拉逼到了角落，这样我可以和她说话。她冷若冰霜，满腹怨恨地看着我……但她同意第二天在家中见我”。

内拉说和她一起参加晚会的是她哥哥，不是她父亲，但她认为鲁宾斯坦所述的有关那天晚上后来发生的和第二天约定见面的事情经过属实。他把自己与保拉之间的事告诉了她。“我们互诉衷肠，化解了心中的疑虑和郁闷，对他人的干预表示愤慨，同时也为由此给两



人造成心灵上的创痛而深感内疚。”他说。她对他说——他后来说起——如果她有他的消息，就不会去理会那些闲言碎语。“你应该写信给我，哪怕只是一个字。你要我等你，但你是一个名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愿写信给我，无法使我相信你说过话，无法使我相信你是我要爱的人，你知道这一切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内拉说这段引文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还补充说：“那就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要知道，他希望我会不断地写信给他，可是我天性就不喜欢这样，我也很高傲。”那一天，两人之间冷淡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但当内拉告诉他有关明茨向她求婚的事，阿图尔惊呆了。“他非常喜欢我，他送花给我，写信给我，……我告诉他我正热恋着你，可是又不得不承认我不相信你会和我结婚。”阿图尔努力想说服内拉，告诉她那不是真的。他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是“一场灾难”，他说，保拉“平静地坐在莫勒夫妇旁边，我看见内拉和她的几位女友坐在一起低声谈论着，几乎未注意我的演奏……”。（内拉后来否认她当时注意力不集中的说法。）第二天，他向她透露了一个计划：他想下一年重返巴西和阿根廷开音乐会，“积攒足够的钱以便使我未来的妻子能过舒适的生活，因为……我仍像以前一样花钱如流水，总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甚至把最近一次演出的收入几乎用尽，因此我的银行账户差不多是空的。……我用尽了所有的柔情蜜语，向她倾诉我对她的爱。她终于同意继续等我。”随后，他去了罗马尼亚、希腊和埃及——和保拉·梅迪奇一起！（内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事情。“阿图尔在罗马演奏的时候，他会派一辆车把保拉·梅迪奇接到音乐会现场。这是一种很气派的姿态，他喜欢把自己看做唐璜。他这么做与其说为了她，倒不如说为了他自己——以满足他自己的梦想。她最终成为一家商店的售货员，而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老得只剩下一颗牙齿。那是我对她的一种

报复。”内拉自我解嘲地补充说道。)

至于鲁宾斯坦说内拉最终同意等他一事,她后来评说道:“我同意了,是的,但他的外出访问使我深感困惑和不安。于是我写信给明茨说,我还未准备好,我已见到鲁宾斯坦,他也作了表白,因此不管怎样,我和他之间并没有断绝关系。为此,明茨立即中断了他(在美国)的整个巡回演出,大约在一周后回到华沙。然而我却没有收到任何阿图尔的来信,仍然没有!我想,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或许是的!然而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他指望什么: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赚钱——他突然有了一个得去赚钱的念头,好像我是一个嗜钱如命的百万富翁。可是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我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姑娘。”又一次,她因为他并未来信而没有去信,同时他也因为她并未来信而没有去信。

如果奥多阿尔多·马尔凯西尼和卢莉·奥斯瓦尔德所叙述的是事实,鲁宾斯坦1928年前往南美,可能是为了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目的:和保拉·梅迪奇一起商定将他俩的女儿托付给马尔凯西尼夫妇,保拉可能是陪着他一起前往的。这样说似乎很合理。如果他真的知道,如他所述的,他想和内拉结婚,知道还有别的比他更年轻的人在向她求婚的话,那么他为何不马上娶她呢?虽然他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非常富裕,但他的经济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然而他又再度去南美访问,无论巡回演出的酬金有多丰厚,从长远看,那也无法解决其可能遇到的经济困难。阿图尔和保拉都需要摆脱那孩子的束缚,使之远远地离开欧洲,这可以解释他为何做出一个“突然”决定的原因,如内拉所述的,他先去南美,而未和内拉结婚。

无论此事的真相如何,鲁宾斯坦1928年在南美经受了两次巨大的冲击:在巴西伯南布哥的一家咖啡馆里,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四十七岁的朱尔斯·韦特海姆5月6日和华沙爱乐乐团一起,在一场音乐



会上指挥瓦格纳《名歌手》序曲时突然心脏病发猝死的消息,当时他母亲、七十一岁的亚历山德拉正通过收音机收听着音乐会。鲁宾斯坦与莉莉·韦特海姆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再加上他曾离开波兰长达十年之久,这实际上已使他终止了和朱尔斯的友情关系,虽然他俩曾见过一次面,但时间很短,当时鲁宾斯坦刚在华沙举行完一场独奏音乐会。在1915~1916年演出季节期间,韦特海姆一直担任华沙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而后经常作为客座指挥出现。1919~1921年,他在华沙国家音乐院讲授乐器法、指挥法和总谱阅读等课程,并在卡尔沃维奇音乐学校教钢琴。然而,朱尔斯直至去世也未被公认为重要作曲家,而且几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波兰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已毁掉了他大部分的作品。除此以外,许多对他作品感兴趣的人也在这场战争中死去。

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承受了另一次打击。在他没有演出的晚上,出席了他的老朋友和老对手菲泰尔贝格指挥的一场音乐会;在后台,菲泰尔贝格“朝我微笑着”,鲁宾斯坦回忆说,“然后说道:‘我有消息要告诉你,阿图尔·内拉·姆雷纳斯卡在华沙和米奇斯瓦夫·明茨结婚了,我想你也许对此事感兴趣。……’我顿时愣住了,但这消息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几个月来一直在权衡这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使我了结了心中的某种牵挂。……我只是再也不必有任何担忧和挂念了,我……决定乘坐下一班轮船回法国去。……”如果奥斯瓦尔德和马尔凯西尼所言正确,那么鲁宾斯坦的这番表白听起来则是虚伪不实的,而且不管怎样,这在以后听上去也是徒有其名的。因为据他自己承认,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期间,和那位有钱地主的妻子——八年前住在广场饭店的那个女人,当时从逻辑上讲,鲁宾斯坦和她的好事是难以搞定的,但这对无所畏惧的情人却成功了——“旧情复燃”。(无论保拉·梅迪奇是陪他一道去了巴西还

是没去,她显然未随他前往阿根廷。)因此,我们不能把鲁宾斯坦视作受爱情折磨的“维特”式人物。

回到欧洲后,他去了几趟多维尔,赌博输了五十多万法郎,他本来视这笔钱为“我给内拉的结婚礼物”,他说。她告诫说他的话“一定有所掺水,不能全信,因为他在那些方面总是夸大其词。这段叙述听起来过于戏剧性了——他马上离开阿根廷,来到巴黎,并把他所有的钱都输光——你要知道!同时他也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不想否认他当时的全部感受,他的情绪确实受到了影响。他感到气愤,感到恼怒,但他从不会更深入地查找其中的原因——像我这样一个女孩,需要的不仅仅是他在客厅里对我喋喋不休地说爱我。我很年轻,没有生活经验,可是他已是风雨多经,阅世颇深;而且我还要面对明茨这样一位男孩子的执著追求。明茨确实很讨人喜欢,为人和善,对待爱情是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确对我非常着迷,为我神魂颠倒。”

内拉称明茨是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但不如鲁宾斯坦那么富有胆量、勇气和冒险精神。尽管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他却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上,而不是去继续开拓他的远大前程。“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要比阿图尔好得多,”她说道,而且还指出她自己和明茨之间的年龄差距——他比她大八岁——与她和鲁宾斯坦之间的年龄差距相比显得较“正常”,因为鲁宾斯坦的年龄比她大二十一岁半。“我当时非常天真幼稚,我想,天哪!不会再有人如此爱我了,我不能拒绝这样的爱,我喜欢他。这和阿图尔在一起不一样——和阿图尔在一起时,我的情感特别强烈——但和明茨在一起时,我是被他的爱所感染和溶化,令人不可抗拒。”拉本斯基称那是“一次非同凡响的求婚,发自纽约、旧金山和横滨的电报送来鲜花。……姆雷纳斯基家的一些近亲远戚不同意内拉嫁给一个犹太人,但对内拉的直系亲属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音乐家们总体上不会有那样荒唐的



观念,尤其是在姆雷纳斯基家,因为一名犹太男孩(科汉斯基)是作为家庭一员在他家被抚养成人的。”尽管这样,两人若要结婚,其中一人必须改变信仰,结果是明茨皈依了基督教。“我讨厌谈起此事,”内拉说,“但他不得不接受洗礼,因为那时候的宗教信仰和公证结婚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你不能把两者分开。”如果双方都没有宗教信仰,那么结婚在当时似乎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他们俩于1928年8月结了婚,就在内拉过了二十岁生日后没多久。哈利娜·罗津斯卡记得当时米乔开着他那辆宽大光亮的红色凯迪拉克载他的新娘前往教堂。然而内拉却说:“非常可笑的是,有些事情我已完全忘记了,我记不得我参加婚礼时的情形了,我们去了哪里?回到歌剧院,我们住的地方。此间一定是一起吃了午餐,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想不起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我结婚时也未穿白色婚纱礼服。现在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白裙子很漂亮。”后来这对年轻夫妇移居至辛辛那提,明茨在此处的音乐院接受了一个教席。但是,内拉不久就感到她和米乔仿佛是共同生活在一个荒岛上:她习惯于华沙丰富的文化生活,而她丈夫除了音乐以外,兴趣主要是桥牌,她回忆道。拉本斯基说:“从表面上看,内拉和米特克是幸福美满的一对,但他俩之间并不是事事顺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既然鲁宾斯坦不想让他的婚约妨碍其恣意纵情的生活,所以因失去内拉·姆雷纳斯卡而引起的失落情绪,对他的好色之心并没有造成影响。这一点不会使人感到意外。在回忆录中,他提及了自己和智利“一位漂亮迷人的贵妇人”以及“一位美貌的波兰贵妇人”的风流韵事。他把她俩都带至西班牙——分别带去的。在1928~1932年期间发生的那些风流韵事和一夜露水夫妻的生活中,有一起恋爱事件他未提及,那就是他和著名的剧作家马塞尔·阿沙尔的漂

亮妻子朱丽叶·阿沙尔之间的暧昧关系。鲁宾斯坦认识阿沙尔夫妇是在1929年阿沙尔的《月亮上的尚》首次公演之后,当时马塞尔·阿沙尔三十岁。鲁宾斯坦和朱丽叶的恋爱关系,可能在他们结识后不久就开始了。鲁宾斯坦告诉朋友们说马塞尔和许多别的女人都有染,而剧作家也可能知道并容忍了朱丽叶和巴黎最受欢迎钢琴家之间的私通。

鲁宾斯坦于1931年秋,在华沙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他像往常一样住在奥尔丁斯基家,主人以他的名义举办了晚会。参加晚会的哈利娜·利尔波普四十五年后写道:

我去了……在我的邻居和鲁宾斯坦的朋友梅耶夫妇的陪同下。……鲁宾斯坦进来时,屋内的人顿时恭敬地安静下来,人们就像红海里的海水一样分开了,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他很快就来到了梅耶夫妇和我站着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晚会即将结束时,他邀请我次日晚上和他一起去华沙的绿洲夜总会吃晚饭跳舞,连同女演员马雷西娅·莫泽莱夫斯卡和我们的主人奥尔丁斯基……。

那天晚上,我们四人都非常愉快,彼此都乐于与对方交往。知道鲁宾斯坦做东的人都亲眼看见他点了非常丰盛的菜肴和最好的酒。晚宴后,阿图尔请我跳舞。我们的脚在舞池的地板上合着狐步舞曲悠悠地滑动着,他说他已“过够了一个人的生活”。

“那以后怎么过呢?”我问道。

“我正在找一个可做我妻子的女人,一位波兰姑娘。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女子的感情都是变化无常的,我想



要的是一位一心一意、忠诚可信的波兰女人。”他最后说道。

这一次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谈话隐隐约约地仍在我耳边回响。

“我确实听说有这样一位漂亮的女人，她过去非常爱你。”

“难道我未注意到？谁？”

“内拉·姆雷纳斯卡。”

“哎，但她已嫁给了明茨，而且人在美国。”

“你错了，”我回答说，“她要和明茨离婚……”

阿图尔在他那瞬间触发的微笑中露出一丝喜悦。

(虽然内拉和明茨已经分手，但尚未办理离婚手续。)

就在他那次于华沙停留期间，大约是10月底或11月初，阿图尔在爱乐厅的一场音乐会现场见到了内拉，当时他在那里第一次聆听大提琴家格雷格尔·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演奏(“最好的大提琴演奏家……自卡萨尔斯之后，”鲁宾斯坦说)。音乐会过后，阿图尔和内拉去了阿德里亚舞厅，他们在舞厅遇见了哈利娜·利尔波普和奥尔德斯基。鲁宾斯坦说，当他和内拉跳舞的时候，“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我：‘哎，你现在愿意和我结婚吗？’我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当然，你应该清楚这一点。’从那一刻起……我们认真地开始恋爱了。我带她回家，……她离去前，我们第一次亲吻了对方。”阿图尔结束秋季的巡回演出回到巴黎后，他收到了内拉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她在扎科帕内，并邀请他前去和她以及她姐姐阿莉娜共度除夕。他经过长途旅行去了那里。结果在他抵达的那天早上，他才发现内拉已计划在这一天(12月31日)和朋友们去滑雪，就这样，两人板脸争吵